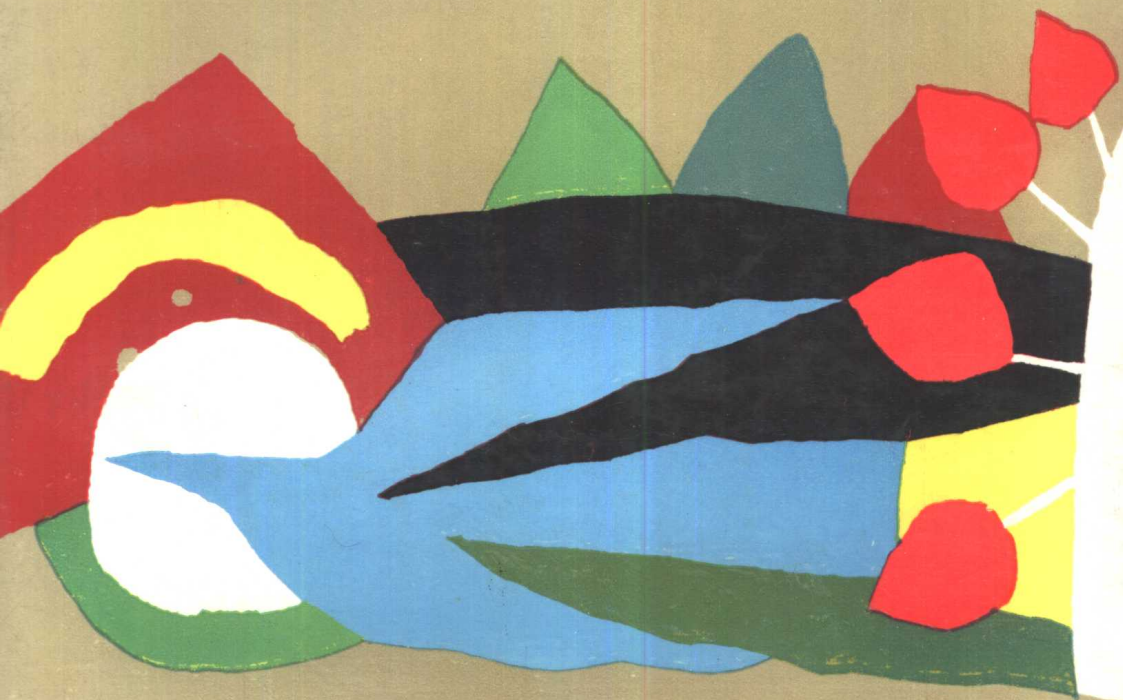


小說界文庫 ● 年選系列



XIAOSHUOJIE WENKU

期刊主編推薦  
1989—1990年全國短篇小說  
佳作集



刊物猶如百花苑，是培  
是育花人，澆灌出山花  
並撰寫評析文章。

賞于一爐。讀者以  
時間獲得更多的  
受，此乃本書的



養作家的搖籃；編輯就  
爛漫。刊物主編熱情推  
熔推薦優秀作品和藝術  
較少  
藝術  
奉獻

**XSTW**  
●上海文藝出版社



期刊主編推薦  
1989—1990年全國短篇小說

# 佳作集

**XSTW**

●上海文藝出版社

上海文藝出版社

**(沪)新登字 103 号**

责任编辑：张贺琴
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小说界文库

期刊主编推荐1989—1990年

全国短篇小说佳作集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5.75 插页 2 字数 351,000

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500册

ISBN 7-5321-0832-5/I·663 定价：6.50元

## 出 版 说 明

“小说界文库”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，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，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。凡在我社发表、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说创作均可收入。

“小说界文库”包括以下系列：

长篇小说系列

中短篇小说集系列

年选系列

专题选系列

微型小说系列

“小说界文库”设编辑委员会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88年12月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邓 刚 | 虾战 .....       | 刘白羽推荐( 1 )  |
| 沈嘉禄 | 30号小姐 .....    | 曹 阳推荐( 25 ) |
| 汤世平 | 绿印客手记 .....    | 王以平推荐( 65 ) |
| 刘绍棠 | 黄花闺女池塘 .....   | 程树德推荐( 85 ) |
| 卢 群 | 墓碑 .....       | 朱盛昌推荐(115)  |
| 黄小初 | 运河的底细 .....    | 刘 坪推荐(137)  |
| 朱亚宁 | 牛市 .....       | 张守仁推荐(165)  |
| 曹 曦 | 曹曦体育小说二题 ..... | 刘富道推荐(183)  |
| 杜成维 | 有情的情敌 .....    | 陈金水推荐(199)  |
| 张桂洁 | 峡谷 .....       | 周桐淦推荐(217)  |
| 李森祥 | 小学老师 .....     | 周介人推荐(245)  |
| 蒋子龙 | 阴阳交接 .....     | 戴木胜推荐(279)  |
| 张 波 | 白纸船 .....      | 凌行正推荐(307)  |
| 周克芹 | 写意 .....       | 邓仪中推荐(359)  |
| 林和平 | 乡长 .....       | 陈浩增推荐(373)  |
| 李不空 | 打草 .....       | 宗仁发推荐(397)  |
| 高 岸 | 郎爪子 .....      | 冯 池推荐(415)  |
| 曾应枫 | 灵姐 .....       | 黄培亮推荐(437)  |
| 严 力 | 纽约三记 .....     | 郑宗培推荐(461)  |
| 姜天民 | 瓷眼珠 .....      | 金 梅推荐(481)  |



## 虾 战

邓 刚

金秋的第一场北风扫过来，海面亮起一片银元般的浪花，大虾成熟了。那透明塑料片似的外壳，包着肥鼓鼓的虾肉，透着水波，冒出一股股鲜腥气来。它们在平静的海湾里挤挤挨挨地腾涌列队，吵吵嚷嚷地谈情说爱，然后一路浩荡地奔向远处波涛汹涌的老洋。这些可怜的家伙并不知道，在它们漫长的旅途中，埋伏着 20 马力 60 马力 100 马力 200 马力 600 马力乃至更大马力的渔船，正撒下天罗地网。

与此同时，海滩沿岸一湾湾人工饲养的港养虾也鼓噪而熟，它们原本是海虾传的种，骨血里流动着祖先的本能，因此也上下窜动，要奔向老洋。但虾池的四壁使它们碰壁不止，惹得它们性

起，于是更加张扬窜动，搅得虾池沸涌金花银浪，鲜腥气四溢。

城里水产部门闻风而动，倾巢而出，像一群群饿猫扑向虾池。

王胖子对我冷笑道——战争开始了！

每年收购秋虾就是一场战争。国营的集体的个体的承包的租赁的投机倒把的，各路军马奔赴虾池，为欢蹦乱跳的钱财拚尽全力。

我是国营大公司的收虾人员，当然很有些势力。4个人一组带一辆小面包，说走就走说停就停，驰骋于星罗棋布的虾池，似乎所向无敌。

我是组长，王胖子是副组长。他本来应该是一把手，因为他身经百战，收虾有经验有水平。倒霉的也是他身经百战，积累了一大堆说不清楚的错误。领导对他不放心，所以派我当一把手，目的是牵制他。

领导说——看住他的两头，上头别让他乱喝，下头别让他乱戳！

我感到很难，因为我是从水产学校毕业的学生，进厂刚一年，没什么能力。另外我也觉得奇怪和可笑，这样品质恶劣的人还在水产部门当干部，还下去收虾，开掉算了！

领导说——再恶劣也得用他，收虾离了他就玩不转转！

我只好从命。出发前开小组会时，王胖子无精打采地坐在窗根，一言不发。我讲了一下任务指标和注意事项，完后谦虚地问大家有什么意见。司机和小丁立刻提了一些路上的事宜，他俩和我一样年轻，对长途跋涉下渔村收虾很有些兴致勃勃。

王胖子却死了似的还是不动声色，任我怎样谦虚也没反应。

我说王师傅你有经验有水平就讲几句吧。

王胖子这才懒懒地睁开眼，说——我是怀疑对象，你是领

导，叫怎么干就怎么干呗！

我说如果这样咱就更得干好，别再出错。

王胖子撇一下嘴——神仙干也得出错！

小面包车一开出喧闹的市区，王胖子就换了个人似的来了精神——到解放区还是到敌占区？

我目瞪口呆。

王胖子不紧不慢地解释说，解放区是国营虾池，价高价低不争不吵，懒懒散散嘻嘻哈哈，想打也打不起来，关键是虾的个头小质量低，吃大锅饭的家伙们不真心养虾；敌占区是个体养虾户，那些家伙可是分毫必争，剑拔弩张，弄不好出人命。不过有一样，个体虾池的虾个头大质量高。

我说——去敌占区。

王胖子笑道——有种，初生牛犊！

秋天的虾池挺漂亮，像一面面亮晶晶的镜子，像一个个形状各异的小湖泊。几只水鸟偶尔在半空翩舞一阵，好一派田园风光。然而养虾户的脸色并不和善。你会发现一支支双筒猎枪和火枪，一柄柄锋利的菜刀和斧头，或一杆杆梭标棍棒在虾池边闪动；有些虾池边上还蹦跳着张牙舞爪的狼狗。养虾户一个个使劲瞪着警惕的杀气腾腾的双眼，为保卫一年来汗水浸育的劳动果实，那些鲜活肥美的大虾。

一刹时，我以为我走进抗日烽火到处燃烧的岁月，走进水泊梁山的历史年代。

但渐渐走到近处，细看过去，你才发现这些梁山好汉一样的养虾户，其实是一手持猎枪棍棒，一手又紧攥电算机，目光疑虑却又充满内容，分明是摆出一副既迎进来又打出去的架势。

我准备下车看虾情。王胖子眯着眼，不理睬地说——不着急，往前开，虾爹虾妈在后面！

我不踏实，放不下心。可司机听王胖子的，加大油门一个劲地往前加速。我看出，王胖子很有威信，在众人眼里比我有分量。另外王胖子似乎没把我当做一把手，车一开进虾区，他就摆出一切说了算的架势，这使我略不快。

但这种不快很快就消失，因为王胖子一下就显示出令我惊叹的水平。

车开到一处虾池，那儿早围着一群收虾的人员，而且已经成交，正准备开闸放虾。王胖子却说下去看看，这里的虾池水质活泛，虾好。

我说虾再好也没用，有主了。

王胖子诡秘地一笑——说不定钻个空子！

开闸放虾是个挺隆重挺让人激动又挺让人说不出什么滋味的大事。闸门上披红挂彩，闸门前烧纸焚香，风风雨雨忙了一年的养虾户全家男女老少，一齐跪在那里给虾池磕头。望着那些满身盐疙瘩的虾农，那些被日光曝黑的手臂支撑在湿硬的地面上，那些布满纹沟的额头砰然有声地碰响在地，我心里不由涌起一股怜悯，我们的农民真是勤劳善良还有些愚昧呀！

王胖子并不以为然，嘿嘿地嘻笑着去虾池看虾，并挤眉弄眼地去和成交的收虾者搭话——怎么样，给几个数？

“来，来，来！10，12个，怎么样？……”

那些收虾者是县里水产部门的，小本经济，一个个有点卑怯。他们扫视了我们车门上国营水产公司的字样后，看出我们的来头，更增添了惶惶然。

一个看来是个负责的家伙靠近王胖子，递上一支烟——我

们刚刚成交，给 12 个数，行吧？

王胖子不言语，却神秘地一笑。这笑的内容在对方眼里就太复杂了，也许一斤给 12 块不合算，也许很合算。王胖子这个动作完全像老奸巨猾的商人，怪不得连领导都佩服他收虾的水平。

对方见王胖子那样地笑，更谦卑惶恐起来，磨磨蹭蹭地又说着什么。

王胖子却一个劲儿地看虾。那虾确实也好看，青白色半透明的身子在水里飞窜，无数对小爪刷刷划动，两只黑豆眼瞪得格外分明。第一眼看去，你简直就不能相信这是大虾，尤其看惯了餐桌盘里勾成圆状身形的大虾，你更不能相信。有着生命活力的虾是挺着长长的身子，一节节甲壳似坦克车履带一样排列。

一阵鞭炮脆响，开闸了。四周人群悄然无声，吱吱嘎嘎的闸门渐渐升起，一股水花开始是喷射出来，接着就变成滚滚洪流。成千上万只憋闷了大半年的大虾，急不可耐地涌向闸口，使水流稠厚而又熠熠闪光。这些可怜虫以为它们会奔向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，然而出闸口不到一秒钟，它们就被无情的虾网死死勒住，甚至连蹦跳挣扎的机会都没有。

——停！停！……

几个收虾者跳起来，要虾农关闸。因为放出来的虾太小了，这样的虾哪值 12 块！

虾农的脸色立即变了，跳下闸门就骂起来——你们是嘴是腭，说话有没有准儿！

收虾者慌乱地辩白——这虾也太小了，不值 12 个数！

——刚才你们不是在虾池里看好了吗？

——可放出来的怎么不一样？

——怎么不一样？你们看花丁眼！12个数，一个也不能少！

——那我们不收了！收虾者摆出要走的姿势。

——不收了？！养虾户全家加上雇来的帮手呼地围上来，棍棒菜刀一齐亮出来，哪个敢走！

真是风云突变，刚刚跪地磕头的老实虔诚的农民，现在完全土匪一样凶恶。

为首的虾农吼道——不收不行，开闸放虾！

收虾者们吓坏了，苦苦哀求，说是他们要赔好几万，老婆孩子都跟着完了。

养虾户们听也不听。你们怕老婆孩子完了，我们就不怕吗？我们更怕！你们不管怎么是个集体单位，可我们是个体，我们更惨！

一直不动声色的王胖子这时朝我意味深长地一笑，怎么样？见识敌占区水平了吧！这还早呢，更惊险的在后面！

收虾者也挺有胆量，他们跳上闸门顶上，死死地卡着闸柄不让开闸。并提出新的谈判条件，降两个数，10块一斤就收。

虾农们火气冲天，咬牙切齿地一分钱不能降。他们说一年来他们虾苗花多少多少钱，喂虾饵料花多少多少钱，修虾池花多少多少钱，下大雨损失多少多少钱，流血流汗白天黑夜多少多少钱……总之，12块一斤他们还赔得要死！

就在吵得双方都没退路可走时，王胖子却出人意料地插到中间，说——我搞个折中吧，11个数我们国营单位收了！赔就赔点吧，我们国营的不在乎！

我吃了一惊，觉得王胖子太自由主义，没同我们商量一下就出价11个数，看那虾的大小，9个数就不错了。我以为王胖子

大概有点意气用事，便在后面拽了他一下。王胖子没理睬我，继续说——你们谁也别打别吵，我们国营单位吃亏给你们解决矛盾，为人民服务。怎么样？11个数！

县水产部门收虾者感激地望着王胖子，恨不得叫他是爹。虾农们斜着眼睛，虽然脸上肌肉放松，但还是死咬着12个数。

我说——老王，不能这么干，回去怎么交待？

王胖子接过我的话，说——是呀是呀，回去我们还得挨批。但不能见死不救呀！

那些倒霉的收虾者像见了救星一样围拢我们，纷纷说着甜话，要我们帮他们一把，否则虾农真能动刀，前天在什么地方就砍伤了一个，还是水产部门的科长呢！他们就是砍死也不能收，一下赔好几万我们真得上吊自杀！

虾农看出形势不会有太好的变化，便把菜刀朝闸柄上当地一拍——一斤再加5角，凑11个半，我们认了！

王胖子沉吟了一下，转过头对我——当官的，咱就做做好事吧！

我刚想发火不同意，却见王胖子狡黠地眨了一下眼睛，知道其中有窍门，便也含糊应了。

那些解脱了的收虾者跑上来千恩万谢。王胖子喝一声——还不快溜！罗嗦什么！

那些家伙落荒而逃。

见人家走远，王胖子来了精神，吩咐司机和另一个组员小丁到附近找电话，要公司急派6吨那样大货车，要快，要多装冰块！

王胖子得意地告诉我，那些家伙是嫩兔子没水平。虾池放虾有道眼，闸门一开，小个的虾灵活，傻乎乎的，先着急往外钻。大个儿的虾沉稳，看小虾没事儿，才开始往外涌。等最后大虾放

完了，还能剩些抢不上路的小虾。这叫放虾两头尖，钱财在中间！

果然，闸门哗哗放一阵，个头肥大的虾便滚滚流出，我们一下子赚了大钱。

我们旗开得胜，很有些沾沾自喜，小车向前跑得更欢。司机放录音带，各种各样的乐器和各种各样的歌声在小车里轰响，为我们庆祝收虾第一战役的胜利。小丁乐得也情不自禁地跟着伴唱，陶醉于这种欢呼之中。

王胖子没这份热情，他皱着眉头打盹，间或不满地嘟噜一句——狗欢没好事！

我对他产生了一点好感，这家伙实在老道富有经验，有他在绝对会百分之百地完成任务。

我靠近他，说他太有水平了，说他有这么高超的能耐决不会干出差错来。

王胖子宽厚地笑笑说，现在是容易犯错误的时候，神仙也得犯错误。

我没吱声，我总觉得这家伙愿开这种玩笑，愿把话说得直截了当又模棱两可。

我们到了大滩虾场，这是个大虾场，是一片盐田改建成的，无数个个体养虾户把这一片盐田分割成无数个虾池，各自操劳经营。却又呈现出整体的繁荣收获景象。全世界的收虾者都在这里云集，鬼头鬼脑的日本虾商也闪现其间。所有的偷虾者吃虾者骗虾者纷至沓来，工商税务公路监理水电供应部门分兵把口，关卡林立，都乘机在这里捞鲜。这里的虾户也各有势力，从护虾的兵马装束派头就可以看出层次，有钱有势的竟然雇佣

海军陆军护虾，机枪半自动步枪架在虾池边，威风凛凛；中等水平的也雇着穿官服的乡警，屁股后面掖着手枪也挺厉害；最次的也雇几个武林高手，在虾池边使拳使脚地来回走动。

我们发现，那些个体虾农一见我们车上国营字样，就分外热情，端着煮红的大虾招呼我们用餐。

小丁说——还是咱国营的，走哪都势力！

王胖子说——那是看咱好欺负！

果然，我们收第一家虾池就遭不测。那个虾农 30 来岁，看起来挺老实，只会乡下人那样腼腆地笑，更重要的是他身旁有一慈祥的老父亲和可爱的小女儿。小女儿还戴着红领巾，银铃般的小嗓门，频频地喊我们叔叔。这种居家过日子的和谐气氛，与别处虾池子森严壁垒形成对照，使我们心情轻松。小丁不一会儿就和那个小女孩交上朋友，鬼呀神呀地讲开故事了。

只有王胖子仍然是横眉横眼打冷腔，保持高度警惕性。

我们笑他——不要老阶级斗争脸么！

王胖子阴沉地说——一次遭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我可能太有经验了！

对我们嘻嘻哈哈的笑脸，王胖子看不惯，他反复告诫我们，对养虾户绝对不能有笑脸，这是工作需要！

傍晚，虾农的老婆来了，提了一大筐菜和肉，她利索地挽起袖子，煎炒烹炸招待我们。我们发现虾农老婆是个相当漂亮的小媳妇，好看的瓜子脸总是浮上粉红的羞涩。我们吃饭时，她就躲到虾棚后面的灶炕旁，死也不敢上桌与我们同吃。小女孩也学她那样躲在灶炕后面。

我们有点过意不去。司机和小丁去劝她和我们一起吃饭，她吓得满脸更涨得通红。王胖子说——别逼她了，天下女人全

这个水平！

虾农只是腼腆地笑笑，说他老婆不会说话，见不得城里人。虾农的父亲不吱声，却一个劲儿地往我们碗里夹菜夹肉，要我们使劲吃。

总之，开始一切感觉很好。

第2天一早我们开始收虾，价钱定得挺顺利，我们说说笑笑，围着清晨清澈的虾池子散步，像游山逛景似的惬意。王胖子闷闷地跟在后面，还是那个阶级斗争的脸儿。

虾农说他这一池虾至少出3车，要我们调3辆大货，一次拉走，速战速决。弄不好再下来两场北风，虾就要往泥里钻了。

王胖子开了腔——顶多出两车虾吧，出不了3车！

虾农不高兴了——我绝对有数！

打电话调车时，王胖子说——调两个车，别听虾农的。空跑一趟大货得赔多少钱！

果然，放了两车虾，虾池就枯了，只有几个毛虾在闸口蹦跶。

王胖子老练地一笑，为自己的神机妙算而颇为得意。

万万想不到，王胖子正得意一半的时候，那个老实的虾农突然吼叫一声扑上来，一柄明晃晃的剔肉尖刀顶住王胖子的心窝，说是要我们赔虾。原因是我们少来了一辆车，耽误了时间，才使虾池子放不出虾来。虾农还迅速算出损失数字，如果我们不赔偿2万块损失费，他就和我们拼了。

这简直是明目张胆的讹诈，司机和我气疯了，冲上去揪那虾农。但我们还没挪动半步，却撞上一个乌洞洞的枪口。那个慈祥的老父亲正战战抖抖地攥着一杆破旧的火枪，豁牙露风地叫唤——老老老实点儿！……

我一时惊慌失措，因为我生怕老家伙那战战抖抖的手指弄

响勾机,那我就交待了。说实话,我一下就想到死,想到母亲父亲兄弟姊妹同学朋友,还想到很多毫不相关的面孔,仿佛我已经死了,他们正站在我坟墓的周围。我这才感觉到我是多么无知多么胆小,平日里看电影电视里演的那些在枪口下发抖的人,我总痛骂他们是胆小鬼。现在才清醒地觉得他们比我胆大一百倍。仅仅这么一支破枪,我就能一下子想那么多,连整个世界都变了颜色。

想不到那个羞涩的小媳妇也从背后跑上来,手握着一根满是尖刺的槐木棍子,满脸凶狠地转动两眼,并一个劲儿地问他丈夫挨没挨打。看样子我们要是动他丈夫一指头,她能把那可怕的树棍打在我们脑袋上。

最悲伤的是小丁,他正在虾棚里逗那个可爱的小女孩,可那个女孩听到父亲的吼叫时,就像听到战斗号令,猛地抓起虾棚边上的扎枪,对准小丁正在逗笑的嘴巴,尖声尖气地叫小丁不许动。小丁蒙了,这样一个天真漂亮的小女孩,竟能一下子变脸把他当成特务坏蛋一样对待。

然而恐怖之时你却又情不自禁地钦佩他们敢打敢拚的劲头。

司机、小丁和我都年轻,没经过这个场面,心里发毛发虚,不但不敢动,甚至连话都不会说了。我以为王胖子更不行,谁知他比我们强一万倍,而且还能笑出来——兄弟,有话好说么!有话好说么!

虾农不听,非要王胖子答应赔钱。他把王胖子当成说了算的一把手。我心里倒暗暗庆幸。

王胖子很沉着,说赔不赔他说了不算,得打电话叫水产公司领导来拍板,否则你就是杀了我也没用。王胖子看来是身经百

战，他反复重复这句话。而且他越说胆子越大，声音越高，王胖子用轻蔑的口气告诉虾农，来这一套没用，文革时他挨了造反派3匕首，眉头都没皱一下。要是好话好说还可以好商量。

终于，气氛松下来，虾农把我们全集中在他们住的棚子里，架着刀枪门里门外和我们谈判，像当年造反派看押走资派。

王胖子更显出水平来，他一字一板地说，把虾池水放干净，挖泥3尺，要是还能够半车虾，一斤给20块！

虾农不干，却又横不讲理，一口咬定我们少来一辆车，误了放虾。

谈来谈去，我们发现虾农只是靠这种理论根据，国营有钱，赔个百八十万就像九牛一毛，他们个体赔几万就倾家荡产了。

王胖子很耐心，说国家有钱是国家的，我们说了不算。

虾农说你们是国家派来的就是国家，就说了算，这谁不明白！

我发现这虾农尝过国营的甜头，过去大概哪家国营收虾的给过他们好处。

我们几个年轻的一下子愤怒了，世界上还有这么横不讲理的无耻之徒！再加上刚刚发生的一幕一旦过去，我们就感到一切是多么可笑，其实他们根本不敢动我们一根毫毛，只不过是唬我们两个钱而已。一种耻辱和惭愧涌上来，这更使我们按捺不住。司机和小丁也来横的了，厉声喝斥虾农，我们有钱，有的是钱，但就不赔！你越这个样就越不赔！

王胖子用眼色暗示我们不要来横的。我们不听，越喊越响。一直折腾到天快黑。

虾农开始威胁我们，说叫他女儿去把外边护虾池的打手找来。他说他雇的那些打手都是劳改队放出来的地痞流氓犯。出